

葫芦妙计



H U L U M I A O J I

葫芦妙计

王雪松

*

新蕾出版社出版

天津新华印刷一厂印刷

天津市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787×1092毫米 1/32 印张 4 字数56,000

1981年8月第1版 1981年8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30,000

统一书号：R10213·66 定价：0.28元

内 容 说 明

这是一本抗日战争时期盘山地区的革命斗争故事集。作者怀着对家乡人民崇高的敬意和深切的感情，塑造了铁蛋、水生、官大婶、田武嫂、石铁柱等这些可亲可敬的生动形象；再现了抗日战争那烽火连天的战斗画面；讴歌了盘山人民不屈不挠的英雄气概。小读者们从这些故事里，可以受到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的传统教育。

抗 战 时 期

目 录

铁蛋夺枪.....	1
葫芦妙计.....	25
官大婶.....	47
智歼渡边.....	73
深夜锄奸.....	96

铁蛋夺枪

盘山根儿，有个不大的山村，叫刘家峪。村儿里的人，成年累月地给地主扛活打短儿，一年又一年过着穷苦的日子；可是人们又朴实又勇敢，要提抗日谁也不含糊。

单说姓刘家的俩口，所生一个儿子，名叫铁蛋，才十四岁，长得圆盘大脸，两只水灵灵的大眼，滴溜一转就是主意；敦实个子，浑身黑不溜秋的真象个生铁蛋子。

铁蛋当上了儿童团长，就学着八路军叔叔们的样子打扮起来。头戴一顶八路军旧军帽，腰间勒得紧绷绷的小皮带上，别着一只木做的盒子枪；脖子上还挂了一个硬纸筒做的“望远镜”，活象一位威武的指挥员。他一天到晚率领孩子们站岗，放哨，送信……从来不二乎；可是他有一件不称心的事儿，一直压在心头，这就是自己还不是一名真正的战士。他几次要求拿真枪当八路，叔叔们都嫌他个儿小，又把他送回来。游击队长李勇忠答应他“得长过枪高才要呢”。铁蛋记



住了这句话，总惦记着讨换个方儿好长得快些。

这天，铁蛋妈看他出出进进总不住闲儿的蹦蹦跳跳的；晚上，一躺炕上，又看他使劲挺腿，伸胳膊……妈妈挺奇怪，担心他添

了什么毛病。问他“咋不舒服？”铁蛋摇摇头，不言语。妈妈越发慌了，一再追问，这才说了实情话。

原来，那天铁蛋问隔壁周大妈，咋样才会长得快？大妈顺口搭音地说：“跳跳高，长树梢；胳膊扬，长过房。蹦蹦跳跳就爱长。”一转弯儿，他又见对门刘春大嫂抱着她的大胖小子，站在门口。他问大嫂：

“要想快长得咋办？”大嫂微微一笑，说：“每天晚上躺下，挺挺腿，伸伸胳膊就长得快。”铁蛋有点儿不相信，说她诳人。大嫂说：“谁诳你，是小狗儿。我们胖小子喂饱了奶，又登腿，又伸胳膊，不到半年长一拳。不信你看！”……妈妈听了铁蛋这些话，格格

地笑起来，说：“傻小子，那是人家唬你哪！”打这儿人们常拿这些事揭他的短处，臊得铁蛋脸红红的。

这天，铁蛋在南台子集齐了儿童团，向二砧子、黑小他们一拨小战士刚布置了放哨任务，忽然两个小战士飞跑过来，喊声“报告”，就说道：“山后来了两位同志，说有要紧的事找你。”

铁蛋跳下石砣，走过去一看，原来也是两个手拿红缨枪的儿童团员，他们跑得哧哧的，从怀里掏出一封信来。铁蛋接信一看，见信封上插着火柴、鸡毛，上写：“沿村火速飞转李勇忠同志收”。铁蛋一想：李勇忠是区游击队长，这封鸡毛信可不能误。便对二砧子、黑小说：“你俩负责警戒敌情，我去送信。”

二砧子、黑小手拿红缨枪，往地上一戳，学着八路军战士的模样，脚跟儿一并，答应一声：“是！”

铁蛋刚要开腿，二砧子就喊道：“铁蛋哥，你那八路军帽，盒子枪啥的还能戴着？”铁蛋一想，对呀，下山送鸡毛信可不能暴露目标，这套心爱的“装备”只好交给二砧子了，于是他摘下了军帽、望远镜，解下皮带、盒子枪，一古脑儿地交给二砧子。临走，还一再回头嘱咐二砧子：“一发生敌情，可得找个好地方藏起来呀！”

这时节，高高的青纱帐掩了庄，遮住道。铁蛋正

在青纱帐的边边上匆匆走着，一拐弯儿，看见一队鬼子兵，挑着膏药旗，迎面而来。这时，他跑不脱，也躲不开了。心生一计，两手把脸一捂，“唔，唔，唔——，”“唔，唔，唔——。”哭了，还暗暗地用手指头往眼角上抹唾沫。

“老总，打那边来看见……我的猪没有？猪……猪跑了，东家不……不给我饭吃，还打……打我。唔，唔，唔——。”铁蛋抽抽搭搭地哭得挺凶，问来到跟前的两个特务。

那特务一看是个放猪的孩子，早不耐烦了。随手把铁蛋一扒拉，厉声喝道：“谁他妈的看你的猪，滚开！”

铁蛋立在路旁，“唔，唔，唔——，”两眼从手丫巴缝儿看日本鬼子大队人马一列列“稀哩哗啦”地过着，有抬机关枪的，有牵大骡子驮炮的，一五，一十地点清了鬼子人数，“唔唔”地哭着把敌人送走了，才对着敌人的背影扑哧一笑，回头飞快地跑了。

没消半晌工夫，铁蛋找到了游击队，亲手把信交给了李勇忠队长。李队长拆开一看，原来是县大队王政委写来的信，说最近日本鬼子拚凑了兵力，要“扫荡”盘山。命令区游击队就地坚持，发动群众开展反“扫荡”斗争。铁蛋又报告了半路上见到的敌人情

况。李勇忠笑着夸铁蛋警惕性高，完成任务好，象个游击队员。他心里高兴极了。

这时，铁蛋看游击队叔叔们有使大盖枪的，有使套筒枪的，有使盒子枪的，还有带哈巴腿机关枪的。想想自己，只有一支小木头手枪，哪象真游击队员的样子。……他又眼馋、又着急，真想一下子能得一支真枪。正在这时，一个战士靠着窗台，手拿铅笔正往本上写字，一抬头，看见铁蛋，就打趣地说：“小伙子，快长吧，好来队伍上当八路啊！你看，背上大枪挎上子弹袋，打鬼子，多棒！”

“嘿，铁蛋！”另一个战士正在炕上擦枪，也笑嘻嘻地说，“要枪不？顶上子弹，二拇指一勾，‘啪’管保一枪消灭一个鬼子。”

铁蛋本来正眼馋，这时一见大家都得意洋洋地逗他，挺不好意思地歪着脖子，瞥了一眼，撅个小嘴，嘟嘟囔囔地说：“要，你也不给我呀。”一句话把大伙都说笑了。

“给你。”

铁蛋一回头，只见李勇忠队长手里拿着一只漆黑锃亮的撸子，还有一封信，递给了他。他以为李队长真的要发给他一支真枪呢，连忙正正经经地打了个立正，伸手接了过来。他急忙“咔”地一声拉开枪机，

看了看枪膛，又看了看李队长，不解地问：“咋没有子弹呢。”

李队长笑道：“傻孩子，这是一只打折了撞针的残枪，有子弹也打不响。”

铁蛋手拿橐子枪，翻来瞅瞅，掉去看看，虽说是支坏枪，也希罕得没够，一高兴，只觉心里“突突”地直扑通。以前，李队长一到他家，铁蛋就凑在他的身边，刨根问底地要求讲打鬼子的故事；要不就摆弄他的盒子枪，李队长也常教铁蛋扳机头，拉枪栓，和使盒子枪的基本要领。从那时起，铁蛋就把枪惦在心上，这回总算盼到了手。心想：不管咋地，反正这是真枪，赶明儿个配上撞针，就能逮特务……他正在暗暗地高兴，李队长却早就看透了他的小心眼儿，忙解释说：“你把这枪和信带回去，当面交给修械所的陈青同志，叫他连夜配好撞针，一半天我亲自去取。”

“啊？这枪不是给我的！”铁蛋惊疑地望着李队长，说话的声音都有点儿发颤了。

李队长明白铁蛋的心情，便亲切地把他搂在怀里安慰他说：“铁蛋，你想当八路打鬼子，这太好了。不过，一是你年纪还小，二是咱部队的武器也不足，还得从敌人手里夺。所以当下只要你放哨，送信，搞好儿童团工作，再等上二年长大了，当上了八

路军，还愁没枪使吗？”

铁蛋闷闷不乐地低着头。他虽然很失望，可有啥好说呢？他用眼翻了翻李队长，李勇忠深知铁蛋的性格。便把脸一变命令道：

“现在服从命令听指挥，把信和枪带好，你要马上去完成这个任务！”

“是！”铁蛋连忙回答着。李勇忠见铁蛋那天真的样子直想笑。

铁蛋答应后，默默地一掀他那耷拉下来的长裤腰。便把信藏在裤腰里，裹在了身上。那本是他爸爸穿的旧裤子，尽管剪去了一截裤腿儿，可是裤腰却显得很肥，他把枪掖好，又摸了摸裤腰里的信，就回身跨出房门。告别李勇忠和同志们直奔盘山而去。

天色渐渐地黑下来。铁蛋独自一人，放轻脚步，前后留神，飞快地走着，耳边高粱叶儿“哗啦啦”地响，他手掐撸子枪，一点儿也不觉得害怕，心想：“铁蛋啊，快长吧！长过枪高，就可以拿真枪，当八路，打鬼子，嘿！到那时……”

他越想越入神，越想越美，不觉来到刘家峪山口，他放慢了脚步。往返跑了二十多里路的小铁蛋一看快到家了，反倒觉得浑身酸疼疲倦起来。他独自坐在灌木丛旁的坝坎上，想休息一会儿，可是往那一坐就不觉

打起盹儿来。他实在是太累了，慢慢闭上了眼睛。猛的，“唧唧唧，唧唧唧……”伏在草根儿下的蚰蚰，把他唤醒了；接着，他听见金钟儿“叮铃铃——，叮铃铃——，”也敲响了云锣儿，身边草棵一动，月光下他看到一只披着肩甲的大肚子蝈蝈儿，跳上了灌木丛的枝梢，振起双翅，“咽咽咽咽……”舞动起铙钹，山泉里的青蛙见了，趴在水边，鼓起腮帮子“呱，呱，呱”连声敲起鼓来。铁蛋听了这些，一下子联想起了，部队和乡亲们开联欢会的情景，有唱歌的，有扭秧歌的，有吹喇叭的，有敲鼓的。……听这秋夜的虫声，多象一个联欢晚会呀！它们也许是正祝贺我铁蛋完成任务胜利归来吧！想到这里铁蛋的心不由得又凉了下來，心说，你连支枪也没有，连个真正的战士也不是，还值得人家欢迎！……他正在暗自冥思，突然，有人喝道：

“干什么的？”

“站住！”

话音没落，忽啦啦从南台子灌木丛里，冲出十几个手拿红缨枪的儿童团员，蜂拥而上，把铁蛋团团围住。

“我……我是铁蛋，我是……”

儿童团的小战士们一看真是铁蛋，就连蹦带笑地

来到铁蛋跟前。

铁蛋一见果然是二砧子、黑小这帮小战友们，他高兴极了，伸着大拇哥往鼻子尖上一比，夸赞地笑道：“你们放夜哨都是这份子，够勇敢！”

黑小脑瓜儿一扬，问道：“铁蛋哥，天这么黑，你自个儿走路，咋不害怕呢？”

铁蛋摇摇头，调皮地说：“怕啥？我有伴儿呀。”

“伴儿，在哪？”小战士好奇地追问，向四周看看。

铁蛋瞪着两只大眼，嘴唇使劲抿了又抿，嘴巴子鼓鼓地差点儿把李队长让他修枪的事说出来，他灵机一动“噗哧”地笑了。手臂一晃，说：“听，那蝓蝓儿、金钟儿、蝈蝈儿它们怕我孤单，叫得多好听；还有水泉里的大花蛤蟆‘咕呱，咕呱’地，不是跟我说，‘不怕，不怕’……”话没说完，惹得大伙儿格格地都笑了起来。

大家说笑一阵，铁蛋问起庄里的情况。二砧子说：“后晌，转来情报，说镇上增加了敌人。咱庄民兵都往山里藏粮食呢。”

黑小说：“傍晚，大婶望你好几趟了，挺不放心。你快回家吃饭吧，我们放哨。”

铁蛋告别了小战友们，他想：情况紧张，必得加强岗哨。一进家门，见妈妈正鼓捣东西。妈妈一见铁

蛋回来了，心里象吃了一服凉药，立时痛快了。急忙停了手，低声问道：“还没吃饭吧？”说着，走到锅台边，掀开锅盖，端出一碗饭。铁蛋跑了一天，累得又困又乏。勉强呷了几口，推开饭碗，正要去找陈青叔叔，可是，脑袋往墙上一靠，不知不觉就睡着了。

他正睡得香甜，梦中听到“铁蛋呀，铁蛋！”妈妈的急喊声，又听庄外“劈劈啪啪”地响起了枪声。铁蛋知道来了敌人，连忙翻身下了炕。

这时天已大亮，妈妈小声地说：“跟妈快走！”

铁蛋紧了紧裤带，把橐子枪往身后裤腰里掖好，娘儿俩刚要出门，迎头撞见几个手端大枪的伪军，怪声怪气地叫道：“相跑哇？去，去！”

心里立时沉重起来，象压上了一块石头，连呼吸都觉得发紧了，明知敌人这一来，不会善罢干休。他轻轻地捅了妈妈一把，娘儿俩的眼色儿打了个对光，便走进人群坐下了。

一个细长个子的汉奸，驴样儿大长脸，鼻子上卡着一副黑眼镜，头戴洋盔，敞穿深蓝色对襟上褂，胸前别着盒子枪，倒背了双手，一步一步地来回踱着。

一会儿，走来一个腰挎洋刀，脚穿马靴的鬼子头目，他往人前一站，嘟噜了一阵子。那驴脸儿汉奸立即翻译说：“太君说啦，要你们交出八路军，大大的有赏，如若隐藏不报，统统地杀头……”说了一遍又一遍。

可是，老根据地的人民，谁肯把亲骨肉般的抗日战士说出去？所以，任那个驴脸汉奸喊破嗓子，人们给他的回答还是一片沉默。

驴脸汉奸迈了两步，见依然没动静，他急了，恶狠狠地说道：“想跟我摆肉头阵，没门儿！三沟五峪去问问，谁不知道我‘崔黑手’的厉害，啊？”

当他转过身的时候，铁蛋妈跟坐在身旁的周大妈小声喊喳：“他就是崔六的儿子崔鹤寿，南庄张二媳妇扎井，就是被他给糟践了。”

“崔黑手，敢情就是他呀！”周大妈暗自低声叨

咕，“那次敌人包围南庄，两个八路军伤员就牺牲在他手里了；还说要验伤，叫村里男的当着妇女面儿脱个精光来取笑，这小子算坏透了……”

铁蛋隐隐绰绰听到这些话，心里正在发恨。一瞅妈妈严肃的面孔，也正以仇恨的眼神儿盯着崔黑手。从先，听妈妈说过，那年爷爷租种崔六的一坡山场，开荒被滚石砸折了腿，当年交不上地租，被活活逼死了……想到这些，一连串儿的深仇大恨都涌上了心头，他上牙紧咬下嘴唇，默默地攥起两个小拳头，一双大眼瞪个溜圆，恨不得一口嚼碎了他才解气。

忽然，崔黑手酸溜溜的几声怪叫：“都看我，……”说着瞪着两只饿狼般的凶眼，朝人群一看，尖声辣气

地叫道，“你出来，出来！”

全场一片紧张，没有任何声响。

崔黑手咆哮一声：“你，你敢违抗我！”说着一步跨进人群，一把拽出了刘忠老爷爷，“你说你心里倒有什么病吧？”

头发花白，六十开外的刘忠，从来不好说，不爱道，这时，被崔黑手拽到场上，只说：“我心里有啥病？我啥病也没有。”

“你儿子哪？”

“起早上山打柴去了。”

崔黑手指着人群，厉声问道：“这里谁是八路军？”

刘忠爷爷朝人群一瞅，连连摇头，说：“没有，一个也没有。”

崔黑手往前用力一推，老爷爷站立不住，摔倒在地。崔黑手指使几个特务，上前将老爷爷掀翻、按在一块石头上，抄起水桶往老爷爷嘴里灌凉水，边灌边问：“谁是八路，快说，快说！”

老爷爷连说了几声：“不知道，不知道……”渐渐地没有声息了。

这时，坐在铁蛋妈妈身边的区报国会主任杨振兴，实在忍耐不下去了。他想：敌人如此猖狂，只有拚得自己一条命，来保护乡亲们。主意已定，两眼怒视着这群如狼似虎的敌人，手攥着拳头，就要起身。铁蛋妈妈看出杨振兴的神色，狠狠地一踩他的脚，意思是要他沉住气。

“你们都看了没有？”崔黑手指着刘忠老爷爷，朝乡亲们一龇牙，冷笑地说，“谁要不说出八路来，就跟他一样灌凉水，那时后悔可就晚了。”

人们压住了心中的怒火，给敌人的回答仍然是一片无情的沉默。这时，铁蛋用仇恨的目光盯着崔黑手，不由得摸了摸藏在腰后的那把坏了撞针的撸子。